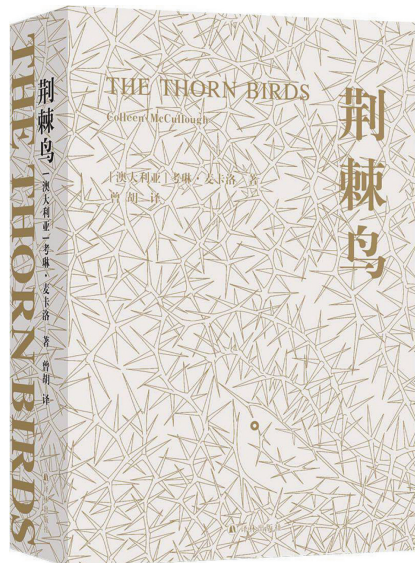


还记得《荆棘鸟》么？ “澳大利亚的《飘》”修订再版

品读



医科达人业余写作 走上专职作家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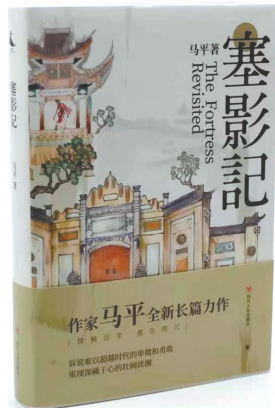
作者考琳·麦卡洛（1937年—201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从童年起便酷爱阅读，对文学和历史兴趣浓厚。她本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医科学生，以优等荣誉学位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时，已显露出在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特长。她后来获得了儿童健康研究所（伦敦）硕士学位，继而领导美国纽黑文耶鲁医学院神经学系研究实验室的技术工作。在业余时间，她以写作自娱自乐。《荆棘鸟》的出版及畅销改变了她的人生，让她走上专职作家之路。

《荆棘鸟》之后，考琳·麦卡洛写出大量作品，题材广泛。除了小说，她还写传记（如为新南威尔士州原州长罗登·卡特爵士作传）、散文或杂文（如著名的《我为什么反对安乐死？》），甚至音乐剧。而就小说本身来说，她也并非局限于一种类型，既有为她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读者的《荆棘鸟》那样的家世小说，也有使她在学术界获得崇高声誉的《罗马主人》那样的历史小说，还有《密萨龙基的淑女们》那样的言情小说，《第三个千年的纲领》那样的理念小说……但没有一本再创《荆棘鸟》当初的“神话”。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有情之塞，人戏之影

——读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 □周维东



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巴蜀，塞及其相关的关、寨、碉，就成为标志性的文化地理符号，剑门关、钓鱼城、羌族碉楼、土司官寨都是其中的代表。历史遗留下来的要塞，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历史之塞”，若干历史信息在这里淤积发酵弥散，成为穿越历史的一个通道。

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中鸿祯塞的原型，是坐落在四川武胜县的宝箴塞。这座建于清末的私家要塞，是川东彪悍民风的缩影。宝箴塞那浸透历史感的城墙，那有序规划的枪洞，还有那功能齐备的房屋，依然能激发丰富的历史想象。

川东人的强悍，在宝箴塞也不难捕捉到。但马平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写的是“情”，小说题引叶芝的诗“爱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在厚厚的要塞城墙之内，能出现什么样“在繁星之间”的情感？

《塞影记》对“情”的书写，与“塞”紧密联系在一起。平地而起的鸿祯塞是乱世强权的象征，作为地区权力中心，当地人的生活会因它而有所改变，主人公雷高汉一生都与它捆绑在一起。

雷高汉为雷家收养，成为包家名不副实的女婿，与梅云娥的爱情纠葛，包括此后的经历，都能在鸿祯塞之后的权力结构中找到渊源。若没有鸿祯塞的强大影响力，雷高汉和梅云娥各有其生活轨道，他们或许也能走到一起，但那一定是另外的形态。鸿祯塞将他们吸入了一个漩涡，使之成为情感世界里残缺的人，也因此，他们开始了情感冒险。

雷、梅执着追求人间真情，虽然无法实现长相厮守，但至少收获了爱情的结晶。这种在爱情面前的强悍，在巴蜀文学中很容易找到原型，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蔡大嫂与罗歪嘴、觉慧与鸣凤皆是如此。所以，《塞影记》中所书写的“有情之塞”，在川东地区、巴蜀文学之中有着它的“根”，也因此，小说所抒之情就更有了力量。

《塞影记》在艺术上的传

神之处，还在“影”上。对小说家而言，追求“影”的效果，可以为叙事带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当然这也更考验创作者的创造力。马平对“塞影”的追求，是通过“戏”的方式实现的。

《塞影记》总体采用了双线结构：一是当下“我”和雷高汉及相关人物的接触；一是雷高汉讲述关于鸿祯塞的历史故事。两条线索形成如同“看戏”的效果，历史在戏台上上演，当下如同戏台之下的观众。这种安排可以强化当下与历史的联系，也为历史叙事增加了情感因素。

就历史叙事而言，因为当事人雷高汉的讲述，鸿祯塞就不单纯是一个对象，而是记忆，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包含了情感，这保证了故事的戏剧性和传奇性。就当下和历史的联系来说，当事人的“讲述”和叙述者的“接受”是一个情感不断认同的过程，它成为叙事“变奏”的风向标，在很多时候，叙事者都可以掩饰自己的情绪，遵从历史讲述者的情感发展；而在两个情感高度共鸣的时候，叙事者的情感参与到叙述中，强化当事人讲述的情感烈度。在雷高汉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川人情感，在“我”这个异乡人身上得到了传承。

《塞影记》许多局部的描写，具有戏曲表现中的朦胧性。在小说中，虽然缺少综合艺术运用的效果，但通过叙事节奏的变化、情节的合理设置，当然还包括人物情感层层铺垫，也能实现戏曲中感受到那种朦胧性。《塞影记》有两处让人记忆犹新的情节，完全可以平移到戏剧的舞台上。一处是雷高汉和梅云娥在碉楼上的会面，另一处描写是雷高汉通过磷火寻尸骨的情节。

《塞影记》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也能为当代作家提供不少成功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建构宏大叙事的地方路径。“中国故事”的说法，包含了宏大叙事的内涵。马平在《塞影记》中所体现出的方法，是牢牢把握“人”的地方性格，进而让它成为历史的主宰。人物有了地方性格，虽不能说就取得了成功，但至少可以更加鲜活。

第二个经验是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塞影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首先是承接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塞影记》对“情”的书写，书写到中国人身上细腻的一面。其次是对川剧艺术的借鉴。这也是马平近年来创作取得成功的关键，从《高腔》到《塞影记》，马平都有意将川剧艺术融入到小说艺术中。

诗意的环境描写 小说持续带来启发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棘刺，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最深痛的巨创来换取……反正那个传说是这么讲的。”

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叶，结束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帕迪·克利里应无儿无女的老姐姐贵夫人玛丽·卡森之召，携妻子菲奥娜和七个子女从新西兰迁居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牧羊场，到克利里唯一幸存的孙辈、才华横溢的演员朱丝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爱情归宿，整整讲述了克利里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梅吉与拉尔夫神父之间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人认为考琳·麦卡洛“将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浓缩进了一本杰出的书里”。她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人世沧桑和情感经历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 and 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

《荆棘鸟》里富有诗意的环境描写，也使读者获得人物所处环境的人文地理知识，感受到浓浓的澳大利亚风情。让人深深体会到不仅作品里的人物，就连那片土地也是奇特的。

豆瓣读者这样发表自己的读后感，“爱绝不是占有，而是尊重，舍己，等待，持守，祝福。爱是完全接纳，而不是按己意去塑造对方。”“耐心是一种极高的品质，这本书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具备了这种品质。等待着，埋藏着，暗地里骄傲着，为自己，为爱情，也为艰难的世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反抗着。”

考琳·麦卡洛



对不少喜爱阅读国外文学的读者来说，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是一个难忘的回忆。这本书自1977年问世以后，全球销量逾三千万册，被广泛誉为“澳大利亚的《飘》”。它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佳畅销书之一，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写续作。

在中国，这部作品也广有知音。在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前，市场上流行着《荆棘鸟》好几种译本。上世纪90年代译林出版社为满足读者要求正式独家引进《荆棘鸟》，二十多年来长销不衰，连年重印，深受欢迎。2021年，拥有独家版权的译林出版社，又推出全新修订译文，使之更加准确精炼并符合当下读者的语言习惯。著名装帧设计家朱赢椿经过数月酝酿，全新设计了封面。